

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主编

壮族文人著作

亦器轩诗稿

(清) 蒙泉镜

刘映华注释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亦 器 轩 诗 稿 注 释

〔清〕蒙 泉 镜 著

刘 映 华 注释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亦 器 轩 诗 稿

(清)蒙泉镜

刘映华 注释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教委附属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850×1168 1/32 9.625印张 216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册

ISBN7—219—01432—5/K·78 定价: 3.00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，也是我国典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其源远流长，绚丽多姿。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则是这个宝库中的一朵奇葩。

广西聚居有壮、瑶、苗、侗、仫佬、毛南、回、京、彝、水、仡佬等十一个少数民族。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四百多万，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。千百年来，广西各族人民在开拓祖国南疆的历史进程中，或用自造的文字，或借助于汉文，或靠口碑世代流传，给后人留下了浩繁的民族古籍，丰富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，为祖国历史学、民族学、哲学、伦理学、民族文学、民族艺术、民族医学、民族宗教等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，国务院国办发（1984）30号文件指出：“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，抢救、整理少数民族古籍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。”遵照这一指示精神，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，加深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，增进民族团结，丰富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，促进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我们在对区内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、抢救、整理的基础上，有计划地出版这套《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。

本丛书严格按照古籍的原意原貌进行编译整理，或标音意

译，或校勘注释，力求民族古籍整理的准确性、科学性，以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研究。由于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办公室

序

遵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搜集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指示精神，广西于1985年正式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，开始组织人力对广西少数民族古籍（包括民间口头文学）进行普查、搜集工作。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，它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。广西起步虽然晚了一点，但是经过三年多的努力，已经初见成效。根据分工，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了少数民族文人著作的搜集、整理任务。他们用了年时间普查广西几家大图书馆收藏的700余种古籍，从中鉴别出历代广西少数民族文人著作约60种，查出收录少数民族文人作品或关涉少数民族内容的古籍100余种，另有作者族属待考的古籍约30种。在普查暂告一段落后，他们着手整理广西少数民族文人作品，列入先期整理计划的有壮族文人诗集10种左右。已发现的少数民族文人著作基本上是壮族文人著作，其中又主要是诗歌，所以整理的重点自然放在壮族文人的诗歌方面。

所谓壮族文人著作，指的是广西壮族文人用汉文写成的著作。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绝大部分生活在广西。壮族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道，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。壮族的口头文学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（在民间还有以“古壮字”记录的歌本，那也属于民间文学范畴），是壮族文学的主流，为世人所瞩目；至于壮族文人文学的情况怎样，则鲜为人知。我们知道，壮族过去没有自己的统一规范文字，古代壮人仿汉字创造了古壮字，用以记音表义，但仅限于民间范围，官方

是不用的。由于壮汉杂居，文化交流（这种杂居和交流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），大抵自唐宋以来，壮族社会开始出现了某些上层人士和他们的子弟在汉文化影响下，读汉书，识汉字，用汉文写作，逐渐形成了沟通汉壮文化的知识阶层。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，产生于唐高宗、武则天时代的《大宅颂碑》和《智城碑》，就是壮族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。唐代科考盛行，壮族有无文人参加尚无所知，但影响肯定会有，北宋出现几位壮族进士决非偶然，正说明读书求仕进之风在广西壮族地区渐染已久。到了明清两代，特别是清代，随着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，教育日兴，书院渐增，参加科举考试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多起来了。据初步统计，明清两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进士的有130人，中举的有近两千人，其中有一部分人做了地方官吏，还有少数人平步青云，成为朝廷的重臣。当然，大量的还是科场失意、仕途偃蹇的知识分子。但无论是处官位还是居山野，他们既习熟汉文，总免不了要用汉文作为交际工具，或做诗填词，或写文章，以此表达他们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大自然的看法，抒发自己的感慨，寄托自己的情思。其中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之士，他们的传世之作可自成一家，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壮族文人阶层的形成不是一种孤立现象，它至少可说明两点：（一）壮族不是保守的民族。从古至今，壮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，但它不是保守的民族，它不仅早已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，也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，可见壮族是个勇于进取的民族，而不是固步自封的民族。壮族人民消化吸收了汉族文化之后，自然增进了壮汉民族在一定程度的融和（也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同化），促进了壮汉民族的团结共处。（二）壮族文化阶层，考其渊源，最初多半出自土官、土官子弟或土官后裔，后来逐渐扩展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。他们一旦跻身士林，便可享受朝廷封爵，或具备了擢升为权贵的条件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壮族文

人阶层的出现，促进了汉族统治阶级和壮族统治阶级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联合。这无疑有利于加强历代中央王朝与壮族地区的联系。

我们今天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历代壮族文人诗歌，不是为了猎奇争胜，更不是为了獭祭古董，而是别有一番深意。

首先是广西壮族文人诗歌具有值得继承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。综观壮族文人诗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它们一方面基本上继承了汉诗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同时又以独特的视角，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乃至风土人情与民族心态，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调，出现了各种流派，异彩纷呈。其中有一部分近代诗篇充满爱国主义激情，有较强艺术震撼力。将它置于近代爱国主义诗人的诗篇中，很难分出伯仲高低。它们确实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曾发生于中越边境的中法战争，在好几位壮族文人的诗歌中写得十分深刻，有些诗篇的作者曾亲自参加过反抗侵略者的斗争，他们的诗作不同凡响。总之，壮族文人诗歌从整体看，尽管数量有限（已发现的大概不到两万首），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却是无可争议的。

其次，从民族史学的角度看，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壮人读汉书，识汉字，用汉文写作，参加科举考试，受朝廷封爵，这一发展过程的史实，是研究壮汉民族关系史和壮族政治、经济史、文化教育史的宝贵资料，至于诗歌本身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，更是民族史学家们研究民族历史的宝贵史料。

再次，整理出版壮族文人古籍，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。壮族文人诗歌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它长期被埋没，不为人知，许多名家之作，或早毁于兵燹水火，或任虫腐蚀，湮没于世。这就难怪为什么洋洋数千万言的中国古代文学史，近代文学史中对它只字不提，在众多

中国古代作品选中也没有它的一席之地。现在是到了抢救它，让它重见天日的时候了。

最后还应说明一点，诗集的作者，他们在学习汉文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他们大多数又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，思想的局限，阶级的局限自然使他们的作品精芜混杂，良莠并存，既有民主性精华，又有封建性糟粕。他们既不满意于社会的黑暗腐朽，但对正统封建王朝却又一往情深，他们既同情人民疾苦，却又反对农民起义。这正是壮族文人阶层的思想重要特征。望读者阅读时明辨是非，取舍有度。

张声震

1989年3月

前 言

蒙泉镜，字芙初，武缘（今广西武鸣县）人，壮族。蒙氏生卒年月无确切记载可查，但就其诗中的自白，大致仍可考见。1883年蒙氏有《遣兰词》十首，第六首有句：“五十年来未就衰，香山何忍别杨枝。”五十年当是确指，由1883年上推五十年，蒙氏当生于1833年。蒙氏于1855年考中秀才，有《入泮诗》云：“造物淹人廿载余，嘯歌时复起蓬庐。”1833年到1855年，旧时算法，作者年二十二岁，恰相吻合。其诗编年，止于丁酉，即光绪二十三年，公历为1897年，当是蒙氏辞世之年，享年65岁。

蒙氏在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之后，科举不利，从1861年起，到1893年止的30多年中，除了1879年到1881年为父亲去世守制未参加科举考试外，共赴乡试14次，惜不中。其间，1868年曾选拔入京，赴朝应考，也落选而归。30多年中，蒙氏仅以教书糊口，先后在博白那林、白山地苏、武缘府城、白山安阳，以及凤山等地收徒讲学。因在本乡办团练有功，得保举以教谕选用。1885年起，在阳朔任教谕十年。1895年调补百色厅学正，直至去世。

《亦器轩诗稿》又称《亦器轩遗集》。是在作者去世20年之后，即1927年，由其子蒙若陶蒐辑，刻于广东编译公司，分为上下两卷，主要是诗；下卷之后，杂入《钱龙赋》二首，《例赠登仕郎梦龄潘九兄墓志》、《待赠孺人第伯母李太孺人墓志铭》、《敕授修职佐郎候选训导书田张先生冥寿序》文三篇，又间以诗数首。这些作品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是蛇足，显系溢出于编年之外者，谀墓文之外，可能是作者早期习作或戏作，编者不忍割爱，

不加说明，一概堆积于后。今将价值不大之三篇墓志铭删去，其余移作附录一。

蒙若陶氏编辑是书，诗作基本上按年编次，但有例外：开篇是《夕阳》三首，题注“壬申”即1871年。下面才是1851年以后的作品，不知何故。今将《夕阳》三首，仍次于1870年之后。从蒙若陶氏请多人为该书作序跋，自己反而不缀一词来看，他可能有意藏拙。篇中各诗屡见错别字，都未见纠正，不能不说编辑的文字学术水平不高。

原书序跋，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一并录入附录二。

从《亦器轩遗稿》中，可以看到晚清末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封建知识分子生活、奋斗的思想轨迹。这轨迹，十分平凡，然而很具代表性。

“书中自有科名在”与“寻得桃源妥梦魂”。

儒家的思想是入世的，“学而优则仕”是儒家追逐的目标，“达则兼善天下”，“穷则独善其身”是为人处世之道。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的，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“小国寡民”，要回到原始状态中去，回到大自然中去，立身处世的哲学是“不与人争”，“不为天下先”，进一步就是“遗世独立”、“羽化登仙”了。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，其思想大半游移在儒道两家之间，或者再加上佛教思想。明明是儒家的信徒，却把道家的学说作为信奉的补充，甚至于还兼有佛教学说的某些色彩，以求达到心态上的平衡，以适应人生的穷达，找到从纷争中走出来的宁静、超脱。

蒙泉镜就是这样，他坚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并终生为之奋斗不止。1855年，他考中秀才，写了《入泮作》一诗：

造物淹人廿载余，嘯歌时复起蓬庐。

书中自有科名在，岂为科名始读书？

但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只有科名一个闸口，通过它，才能

达到为官的目的。人们形象地把科举比作龙门，跳过龙门，成龙上天，跳不过龙门，暴腮回游，照旧当鱼去。读书人白首寒窗，其中有多少范进式的人物？

1861年，蒙氏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，写下《秋闱失意作》一诗：

一战秋闱勇鼓余，桂花香里赋归欤。

未从榜上骑龙虎，更向篇中作蠹鱼。

千古文章原有价，半生结习自难除。

牡丹竞尚新颜色，不买胭脂画不如。

1868年朝考落选，蒙氏有《落叶》十首，其一：

落红人已恨难禁，脱翠教依感亦深。

一样空枝缘底事，春风秋雨两无心。

功名不可幸得，年复一年，有多少希望就有多少失望，眼看年岁已高，心情当然是很不平静的。要使心情宁静，就只好逃入道家的怀抱。早在1854年，蒙氏有《桃源》一诗：

寻得桃源安梦魂，几家鸡犬自成村。

忘他世界烟云变，话到桑麻笑语温。

春色来时花作浪，秋声响处叶敲门。

诗书定未遭秦劫，好趁耕余课子孙。

陶渊明塑造的乌托邦，在蒙氏笔下再现了，这里是一个与人无争的世界。道家的境界是返回自然，求得物我为一，自在闲适。历来有许多田园诗人从中吸取到灵感，写出了许多优美如画的好诗，蒙氏也不例外。1858年，他在《春游杂感》十首第九首中写道：

略约斜通古渡头，波心一叶打鱼舟。

几回欲向渔郎问：此去桃源有路无？

这些诗处处反映了作者要在乱世之中，找到一个“桃源”去处，自适其乐。但这只是一种对理想境界的向往而已。这种境界，作者似乎也找到了。1862年，有《山居》四首。第一首：

我是青山旧主人，此生不惯住红尘。

天教享尽清闲福，来与烟霞作比邻。

第二首：

绕屋岚光阴间晴，天然图画拓胸襟。

欲令四面山皆响，石磴闲来一抚琴。

这些诗闲适清新，和他那些竞竞于名利的作品相比，是别具风格的作品。但作者并非想当隐士，他日夜为之而奋斗的还是科名，这对于他已是欲罢不能的事了。因为：第一，既有竞争机制的存在，就有取胜的可能，第二，社会上已形成的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固定观念，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优越感，第三，长期的读书生涯，造就了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状态，读书人除了书本知识，别无一技之长，更不能适应体力劳动。谋生之路，只有一条，抛售脑子里学到的一些知识，再生产一批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预备队伍或准预备队伍，让这些人也照自己一样存在下去。1862年，作者在《复馆三潮》一诗中说：

山村风景又翻新，撰杖来游不厌频。

身畔琴书千古业，眼前桃李一般春。

笔花好梦思才子，香草余芳赠美人。

有酒有诗随我愿，几曾孤负艳阳晨。

由于诗人把“琴书”视为千古不朽之业，正是这个精神支柱，才使诗人终生为之追求不厌。他对前来壮乡兴学校、倡文教有业绩的汉族官员，特别是对在思恩兴办阳明、西邕两大书院有突出成就的李兰卿，表现出由衷的仰慕之心，把李兰卿留下的遗迹作为名胜加以歌颂，以寄托怀念深情。同时对熊子静，孙丹五等对壮乡文教事业作过贡献的人，也在诗中表达出钦敬的感情。

诗人对“琴书”作为千古之业来追求，还表现在培养学生的身上，他从学生中去寻求“才子”，把生花之“梦笔”传给他们，以便发扬光大之。他在壮乡的广阔地区中设馆教学，从壮汉接壤

之地深入壮乡腹地，再进入边远地区，对发展壮乡的教育事业，作出了贡献。

蒙氏一生，长期处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，能看到的书籍也很有限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一般只能成为冬烘先生。他晚年能得到一个教职，看来也就满足了。1885年，他在《感事步韵》之四中说：

剑花光拂雪花粗，欲斩楼兰快远图。

局外激昂聊尔尔，尊前暇豫亦吾吾。

三千寄食羞毛遂，五十耽吟笑达夫。

首箸暂尝风味好，宦情何必忆莼鲈？

何况，蒙氏还有一本诗集留世呢？

蒙氏的青年时代是在太平军起义的烟硝余焰中渡过的。

1850年，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，第二年建号太平天国，攻占永安州。1852年于永安突围，攻克全州，打入湖南，直捣武昌、汉口。此时，广西境内仍是烟硝弥漫。一方面，有地主武装。地主组织团练，据寨自保。一方面，农民纷纷揭竿起义。1852年，贵县有黄鼎凤起义，吴凌云在新宁举戈，胡有禄等在南宁聚众。影响所及，武缘的团练与农军纷争不已。武缘人韦丰华《今是山房吟余琐记初编二》：“覃榕斋世瑛，主持巴马、武宣、黄道三团，在壬子（1852年）、癸丑（1853年）抵抗太平军。”

“吾团土匪陆九成构难，黄凤泉先生偕余（韦丰华）及覃小海奉彭厚初邑侯（武缘县令）谕饬，集壮乡里，得覃榕斋相助不少。癸丑（1853年）冬十二月，陆匪勾致宣匪来破我团，入据大杨村（大明山麓一村），我黄村土寨受围，榕斋即拔壮入寨协守。而榕斋自布苗出队遇贼，归路大战于平第村西，失利阵亡。彭侯退保县城（武缘），贼复集于四塘之覃李（陆韩东一村）土寨，卒为所破。凤泉偕余及小海从此流离播迁，寄寓于巴马之穿山，而团众遂大半从贼矣。”由此可见斗争之激烈及农军声势之大，但地主武装也在发展。“陶成瑞字云岩，名山团人，号乾坤浪子，世

居模铎峰（大明山别称）下，有弟成宝、成玺，奉彭厚初邑侯谕，集壮保乡里。”（同上）当时蒙氏正是20左右的青年，他面临两种选择：或同情并参加农军，或支持地主的团练。他选择了后者。1853年，他在《春日闲居》一诗中写道：

干戈满地警萑苻，笔墨生涯有若无。

数卷诗消闲日月，一枰棋破睡工夫。

文章憎命宜藏拙，花鸟联盟莫笑迂。

试问劳劳亭畔柳，行人多少叹歧途。

萑苻多盗，是两千多年前儒家的“贼盗观”，所谓盗，是逃亡并组织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。1853年春，太平军攻下南京后，改南京为天京。劳劳亭是南京著名的送行之所。所谓“多少行人叹歧途”，一句话便否定了太平军的大方向，作者反对太平军的态度是明显的。

不过，蒙氏对家乡一带的纷乱，也看出同室操戈的结果，深受其害的是无辜的人民，包括他本人在内。1857年他写了《遭乱自叹》三首，其一：

合江初夏起风波，太息相操入室戈。

未必天心忍颠覆，半缘人事自蹉跎。

无辜害悯池鱼受，失所哀闻泽雁过。

岂独范雎寒至此，万家同唱式微歌。

清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除了农军在内部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而外，外有列强环伺。自1840年英法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打破中国的大门之后，国无宁日。1868年，蒙氏到了广州，感时伤世，抒发他的爱国情怀，有《羊城感事》二首，其一：

人烟百万版图收，雄扼南交第一州。

水跃火腾飞海舶，神工鬼斧幻江楼。

汉文赐越书犹在，魏绛和戎论未休。

愿请长缨谁继起？茫茫回顾不胜愁。

1884年，中法越南之战爆发，作者写下了《感事步韵》四首。其一、其二：

凭眺山河眼界空，男儿壮志感桑蓬。
天心一片容骄子，海气千重隐射工。
忧国少陵兵燹后，筹边德裕画图申。
闭关谢却单于使，光武当年汉业隆。

十万军威振虎熊，谁曾三捷奏肤功？
摧锋世勋为佳贼，弭衅奇章列上公。
征马萧萧边月下，飞鸢跼跼瘴烟中。
低徊时事频搔首，翘望燕云思不穷。

他所开的医国药方中，想退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中去，当然是落后的幻想。但他主张筹边，积极防御，甚至表彰刘永福，表现出民族自豪感，批判李鸿章等人则是很为得体的。这些诗都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。

作为知识分子，蒙氏具有强烈的爱乡之情，对在家乡办学、传播风雅的先贤十分称颂。1854年，他有一首《题榕园》：

名园得主焕然新，桃李栽培雨露匀。
客宴频开三五夜，余生也晚廿余春。
亭台寂寞仍依水，竹石清奇许作邻。
为问江干老榕树，而今风雅属何人？

这是怀念李彦章重建阳明书院而作。李彦章，侯官人，字兰卿，于1826年任思恩知府，下车伊始，即以办学为已任，先后在府城建阳明书院与西邕书院，一时文风称盛。1874年，蒙氏主讲阳明书院时，在总题为《五月廿四日寻阳明书院遗址有怀故郡伯李兰卿都转》之下，又写了17首绝句诗，对榕园诸胜，分题咏吟。二十多处景观皆有诗。读了这些诗，令人想起李彦章当日提倡办学风雅风气之盛。可惜城府这些景观早在蒙氏主讲阳明书院之时，已

破坏无余。我们在读这些绝句时，也只能把它当作珍贵的掌故资料来看了。

对思恩的文教作过贡献的，除了李彦章之外，还有江西的彭銓，和江西的熊寿山。1867年，蒙氏写下《主讲阳明、西邕两书院示同志》一诗：

力挽颓江既倒澜，十年始复建文坛。
乡贤齿德怀前辈，山长头衔似冷官。
风月谈余榕荫满，诗书味到菜根难。
与君共体栽培意，莫负青灯夜雨寒。

这首诗是颂扬熊寿山的。蒙氏自注：“丁巳（1857年）乱后，学舍颓废，熊太守莅任，除暴安良，重建书院。”

这些诗都怀着浓厚的乡土之情。蒙氏集子中还有展示壮乡风土人情的《竹枝词》，也使这本集子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。1856年有《新年竹枝词》一组五首，咏武缘壮乡习俗。其一：

元朝姊妹共烧香，供向慈云大士旁。
稽首无言心暗祝，莫教颠倒配鸳鸯。

其四：

占尽风流新嫁娘，淡妆除却炫浓妆。
拜年傍晚谁家去，子细从头问阿郎。

象这样元朝祝婚配，新婚夫妻要到傍晚才去拜年，真乃别是一乡风。

1885年有一首《风山新正竹枝词》，记叙了壮乡男女青年抛球之戏：

分队抛球乐趣多，此中胜负却如何？
阿郎情愿供脂粉，未忍将卿两耳按。

作者自注：“男女抛球为戏，男队负，则供脂粉，女队负、则摇耳为罚。”

蒙氏或参加科举，或到外地设帐教徒，偶尔也写下一些旅游